

“为了帮小丽搞钱，我和87岁父亲都坐了牢”

讲述
罪犯
心远
记录整理
本报记者



近日，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举办的一场王春苗亲情帮教活动上，身穿囚服、头发花白的女犯心远（化名）蹲在同样穿着囚服的通讯员父亲老源（化名）跟前，双手轻轻地给父亲按摩着双脚，心远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而87岁的老源早已老泪纵横……

汤一波 这一幕，让现场的人动容，也令人唏嘘。这对父女，究竟为何双双锒铛入狱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我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

我叫心远，今年61岁了。

60岁那年，我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半年后，我的父亲也被牵连在内，在本应安享晚年的日子里，成为了阶下囚。

我的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，家庭算得上幸福美满。17岁那年，我就参加了工作，后来也自己做过生意，一路走来都顺风顺水、衣食无忧。没想到，到了晚年，我和父亲都身陷高墙，母亲因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，溘然离世，我都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。家里的其他亲人也都不再联系我。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。

入狱后，我一直在回想，我是怎么把生活、把家庭变得如此悲惨的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我这一生，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而这其中，小丽是个关键人物。

我把她当成另一个女儿

小丽是我女儿的同学。

那时候，女儿常常把小丽带回家来玩。跟我那叛逆的女儿比起来，小丽不知道乖巧了多少倍，很招我喜欢。

在日常的一些接触中，我了解到，小丽是她父母的第三个女儿，当年因为计划生育，她出生后就被送去别人家里养，直到她12岁那年才被接回自己家。小丽告诉我说，她亲生父母对她并不好。一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母爱泛滥，对她特别怜惜，“把这儿当成你的家，常来”。

小丽果然常常来，她人勤快又贴心，经常帮我做这做那、嘘寒问暖，就差开口叫妈了。

也许是造化弄人吧，我女儿因为青春期叛逆，在一次离家出走时被出租车撞倒，造成了残疾。成年后，她又不顾家里的反对找了现在的老公，我们母女的关系也就更紧张了，几乎说不到一块去。

渐渐地，我把对女儿的爱，全部转移到了小丽身上。我偶尔也会向她发脾气，但她却从来不生气。小丽结婚后，还是和我们家保持着亲密关系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内心已经把她当成了另一个女儿。

我把父亲也拉下了水

我知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而我的可恨之处在于盲目的信任。小丽对我说的话，我都百



记者手记：

盲目的爱不是爱，还可能成为恶。父母的有求必应，很可能成为孩子误入歧途后的沼泽地，让他们无法自拔、越陷越深。

心远和老源最大的错，就在于此。

心远作为母亲，对于干女儿小丽的骗钱招数，没能多一分的辨别和及时制止，只是盲目地选择相信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爱；同样，老源作为心远的父亲，也是不问青红皂白，任凭女儿打着自己的名号各种筹钱，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。

让人更加爬不出来的，甚至万劫不复的，是赌博的深渊。“十赌九输”，赌博如同玩命，赌上的不只是一个个筹码、一沓沓人民币，还有事业、家庭、人生。在这个案子子里，还“赌”上了许多无辜家庭的命运。被吞噬的，可能是老人的养老金、可能是子女的教育经费；被挥霍的，是亲情、友情，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

希望这个案子能给大家带来警醒。

当她说想要做生意，向我借钱时，我没有一丝犹豫，甚至没有问过她到底做什么生意。我想着她刚结婚，出于对小辈的关爱，我希望她和我女儿一样过得好一点，于是，2万、5万一次又一次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她。

借的次数多了，我见钱一直没有还回来，就问小丽怎么回事？她告诉我说，做生意不容易，钱回笼得比较慢。我想着自己年轻时候做生意也是如此，就相信了她。

后来，我自己的积蓄被借光了，小丽这边却还有资金缺口，我就想着，利用父亲的人脉再去筹点钱来。他之前是学校校长，大家都很敬重他的，肯定能借到钱。于是，我接二连三央求父亲帮小丽筹集资金。3万、5万，父亲的老同事得知父亲需要用钱，甚至主动把钱送上门来。

这期间，也有人提醒我，小丽会不会被骗或者说故意骗我？我还很生气，说：“不可能的！她就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，她肯定不会骗我、不会骗大家的，等生意好转了，一定会把钱还给每一个人的！”

我恨她，更恨自己

就这样，我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我的父亲，还害了那么多亲朋好友。

小丽根本没在做生意！我和父亲前后筹集过来的几百万借款，全部被她用于网络赌博，化为乌有。

有人问我，恨不恨小丽？怎能不恨！当我得知母亲去世了，我却连她最后一面也没见着，我恨小丽；当我的父亲被我连累，这么大年纪入狱服刑，我恨小丽……但是，我更恨自己的心软和无知，如果我能警觉一点点，了解一下所谓的“生意”，而不是仅凭她几句话就借钱出去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；我也恨自己的盲目和可笑，因为我一直到最后一刻还抱着一丝侥幸，天真地想着再借她一次，或许她的生意就能够起死回生了，结果就是一步错步步错。

我还恨万恶的赌博，小丽这么一个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却被赌博变成了一个“魔鬼”。

但，恨又有什么用。

入狱后，我最担心的是我的父亲。如今，在警官的帮助下，我已经和父亲联系上了。在今年重阳节，我们还获得了亲情帮教的机会，亲眼看见父亲身体硬朗，我很开心，心中的担忧也放下了。父亲安慰我说，要保重好身体，不要过多自责，争取早日回家，还要把钱还给人家。

我想着，事到如今，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挽回，就像父亲说的，恨也好、悔也好，都于事无补了。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一切安好，在服刑生涯中好好保重自己，我自己也要学会放下，好好改造，争取能和父亲一起回家。